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二 五 八 六 號	六 ノ 二 冊	四 九 號	九 門 三 部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論語集注卷三

吳潘維城學

公冶長第五

釋文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

釋文公冶音也長如箋史記弟子

齊人後漢郡國志琅邪縣姑幕縣注引博物記云淮
水入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維城案漢地理志琅
邪郡姑幕注或曰蒲姑應劭曰左氏傳曰蒲姑氏因
之而後大公因之此引昭二十年傳文今本作蒲姑
蒲薄一聲之轉左昭九年傳正義引服虔云蒲姑齊
也長墓在齊地則當為齊人明矣而孔注王肅家語
並以爲魯人范甯杜預以爲魯公族論語後錄謂公
冶襄公時有其人疑以字爲氏是亦謂爲魯人皆非
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釋文縲尤
追反縲息

列反本箋說文無縲繼字陸德明本唐石經並作繼
 今作縲箋作縲者避唐太宗諱也論語後錄曰縲卽
 纆也縲卽繼也易大壯羸其角馬融注羸大索也鄭
 康成本作縲縲係也易坎係用微縲卽縲繼之說歟
 者微縲縲係也易坎係用微縲卽縲繼之說歟微縲
 虞翻說黑索劉表說三股爲微兩股爲縲於字縲从
 三田物不過三三股微者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
 三糾縲也然則縲卽微矣

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注王曰南容弟子

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集解○釋文刑戮音
 六宮韜本又作箋禮記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
 縚同吐刀反箋夫子誨之舉注南宮縚孟僖子之
 子南宮縚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正義以世本仲
 孫獲生南宮縚並引此以其兄之子妻之爲證又南
 宮敬叔注敬叔魯孟僖子之仲孫閱是鄭意以南
 容南宮縚南宮閱南宮敬叔爲一人四書曠言云容

與南宮縚或是一人若南宮适不知何人孔氏誤認
 作容而史記索隱并謂容卽敬叔此是妄注敬叔本
 公族與家語及王肅注稱容爲魯人者大別卽曾受
 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寧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
 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祇容一人向使容卽敬叔則未
 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縲妻姑喪孔子誨兄女壻
 法若是敬叔則止姑者孟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
 廟或寢夫子亦安得誨之況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
 容誨也讀史訂疑曰南宮适非敬叔史記南宮适字
 子容不云孟僖子之子可疑一适見家語一名縚是
 已有二名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
 者可疑二孔子在魯族姓顯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
 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强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
 之可疑三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實而朝孔子曰
 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仲有
 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邪可疑四愚以南宮
 敬叔之與南容儼然二人矣羣經識小曰南宮縚字

子容又名適此一人也南宮敬叔即仲孫閱又一人也敬叔與何忌同母稱敬叔者固孟懿子之弟也周制君承姓卿承氏敬叔為弟故不襲卿承氏而氏南宮也維城案據此諸說則南宮之非南宮敬叔明甚蓋其誤始於世本而鄭君治之莫有是正者今即以論語證之先進篇謂南宮復自主憲問篇記南宮適問羿皋禹稷事夫子稱南宮子又稱南宮為南宮敬叔不見於論語論語記諸大夫例稱諡不稱名若孟懿子孟武伯之類不當於敬叔獨異之不得以家語載其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而肅此注不云即敬叔則亦不以爲一人矣若夫經名字解詁云魯南宮括字子容一名韜括者包容之稱也史記秦始皇本紀贊秦孝公有一囊括四海之包張晏云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容天下後漢書蔡邕傳包括無外皆包容受之義也韜亦包容受之稱廣雅韜容

寬也玉篇韜藏也寬也劔衣謂之韜韜弓藏謂之韜韜皆取包容之義是容之爲字與名括名韜皆相應其爲一人無疑矣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注包曰

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集解。釋文斯焉於。史記弟子傳魯密不。日李涪說不齊姓處作必者非顏氏家訓曰子賤即。處儀之後史記列傳作密不齊密與宓古同字後漢。書伏湛傳說濟南伏生即不齊之後處儀字又作伏。是伏與處又古字通也說苑政理篇宓子賤與孔蔑。皆仕孔子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以而所得者三孔子謂之曰君子。哉若人云云者作也又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

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
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二人孔子
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
事十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
賢於不齊者五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
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
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是可為取斯之證
史記弟子傳引此文無若人二字新序雜事篇引孔
子曰君子哉云云若
人作子賤焉作安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汪包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

宗廟器之貴者也集解。釋文。瑚音胡璉音軌。鄭曰黍稷

器夏曰瑚殷曰璉世說言語篇注。賜也何如史記

明堂位正義。弟子傳作賜何

人也禮記禮器目錄云名為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
成器之義也故孔子謂子貢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璉也瑚璉論語古義云當為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
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簋皆不從玉孔廟禮器
又作胡簋古連簋字通陳鱣曰說文璉胡璉也从木
連聲是璉為正字連為省文筆為假音耳釋故云三
禮圖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亦中蓋亦
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金而銳下按鄭謂方曰簠
圓曰簋則瑚亦圓璉亦方
賈公彥謂亦以木為之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也

集解左成十三年傳正義服虔曰佞才也阮元掣經
解室集釋佞曰虞夏書無佞字有王任字何畏乎
巧言令色孔王而難任人是也爾雅允任王佞也商
周閒始有仁字佞從仁與仁相近故書金縢子仁若
考史記魯世家以旦巧代予仁相說文佞巧調高材也
从女仁聲巧是一義材又一義柔調又一義禦口給

又一義段玉裁注巧者技也調者諛也爾雅義疏以巧調為一義高材又一義云廣雅云佞巧也韓詩外傳云佞諂也與說文後義合左傳服注魯語韋昭注並云才也與說文後義合維城案許君以巧調高材四字連屬訓佞則當無美義與魯世家以巧代仁之巧似有別惟古人之謙言不佞則實謂不才而或人之以雍為不佞則直以為無口才耳論語佞字多主此義雍也篇不有祝鮀之佞衛靈公篇達佞人是其證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

用佞釋文焉用於虔反論語後錄曰屢依字應作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釋文漆音七彫丁

箋四書釋地曰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彫啟則知史記列傳漆彫開字子開上開本改字避景帝諱也

論語敘事門人無直稱名者惟問于有若對君之辭憲問疑憲所記南宮适本名縉陳亢前後皆稱子禽茲獨曰漆彫開則開為其字無疑孔注開名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皆失之過庭錄曰漢書人表作漆彫啟啟當是其名啟古字作吾斯之未能信吾字疑后字之訛論語發微曰漢藝文志儒者漆彫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彫啟後按漢書後字當衍或解為開之後不特文理記載不順況論衡本性篇云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彫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據此則開亦自著書七略安得反不載也韓非子顯學篇有漆彫氏之儒則開之學非無所見蓋亦子張之流歟彫邢本漢志並作雕維城案鄭君篇目弟子云魯人考史記弟子傳又有漆雕哆字子斂鄭亦謂魯人則開當是其族王肅家語以為鄭立異耳

箋史記弟子傳集解鄭曰喜其志道深也子說音悅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注馬曰桴編

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也集解詩漢廣正義引

符反由與音餘編竹必箋漢書地理志東海天性柔

綿反又蒲典反棹音伐箋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

悼道不行謂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顏注論稱乘

桴浮於海言欲乘桴後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

化可以行道也論語後錄曰浮說文作洴爾雅云庶

人乘桴然則夫子言道不行乘桴者以庶人自處也

編竹木楚人曰桴秦人曰檣王逸說文附編木以

渡也段注周南不可方思傳方桴也即釋言之舫桴

也爾雅字多從俗耳釋小曰桴論語乘桴浮于海

廣韻曰大曰桴曰筏小曰桴論語乘桴浮于海假桴為桴也凡竹木蘆葦皆可編為之

子路問

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注鄭曰子路信

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

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

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夫子歎其勇曰過

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古字材哉同耳集解

文好勇呼報反下同過我絕句一讀過字絕箋陳鱣

句材才哉兩音不解音蟹不復扶又反下同箋日一

日已下即釋文一讀過字絕句也古字材哉同音二

字俱从才聲也錢廣伯曰五經文字序例云取材之

材為哉兩音出於一家而不快其當否則一日已下

亦是鄭注也經讀考異謂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凡三

讀以過我絕句為鄭氏讀一日已下為勇字絕句過

我連下讀而以過字絕句引晉樂筆云適用曰材好

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當之與陳說異維城案樂筆

說皇疏不載恐不足據且所引樂說亦未必定於過

字絕句即陳以一日已下當之亦屬未然考皇疏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者云云則亦以過字絕句矣釋文一讀過字絕句之過疑誤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箋孟武伯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又

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注鄭曰賦軍賦釋文千乘繩證反下注同賦箋陳鱣

傳同音故魯論借同鄭從古維城案魯論果作傳則鄭當云魯論作傳今從古今鄭注無之梁武所云未知何據治其賦漢書刑法志云鄭注無之梁武所云未知論語後錄謂時魯用邱甲田賦故夫子言之

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注鄭曰大夫之家邑有百乘左襄二十七年

傳正采地一同之廣輪也禮記大傳論語後錄云左案下云十室之邑邑有十室然則千室為百邑千室唯卿能有之大夫則六十邑齊景公與晏子卿殿其鄙六十宋賞向戌邑六十是也又云地東西為廣南北為輪故鄭云爾十終為同革車百乘故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幸禮記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往幸邑士也正義宰邑幸也有幸明有采地公山弗擾為季氏宰是也維城案邑有公邑有采邑故為宰者亦有仕公仕家之別論語釋故曰周官之制天子自六卿以外分六遂及稍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為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為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公縣舉甸以縣稍縣置也鄉遂之民以一萬五千家為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一廬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大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賦諸侯之國亦然以魯公治長

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為中都宰子夏為季氏邑成宰為孟氏邑邱宰為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為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甸四甸為鄉四鄉為縣四縣為都鄭註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為成四甸為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不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為一室受二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為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計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受社注左傳築郛曰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四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為都乃稱都故云十室之邑其宰為周禮之縣正

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注馬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

使為行人也

集解。釋文。篇曰弟子云公西華魯

孫根碑云束帶立朝疑即此羣經義證曰左氏桓二年傳注繫紳帶也一名大帶正義云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為帶名據是則鞶與帶字異而義同或古本如是碑以為文爾雅釋宮中廷之左右謂之位邵氏義疏云位古通作立謂此束帶立於朝即左傳所謂有位於朝也賓客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注大賓要服以外小賓言之孤卿對孤卿賈疏要服以內對要服以外小賓言之孤卿對小行人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言之大行人又云以待其賓客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

孤卿大夫士也是則賓者謂來朝之臣客者謂來聘之臣也與賓客言上擯之事釋故云諸侯及聘賓主介擯皆皮弁服皮弁素積素衣麕裘素鞞白屨大夫則素帶士則緇帶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於賓遂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依聘禮言之其諸侯朝會燕饗或在廟或在朝或在寢擯者之位大略皆然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注包曰既然子貢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
集解。釋文聞一如字本或作問字非吾與爾爾本或作女音汝

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論衡問孔篇引此文愈下無對字吾與汝下有俱字云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論語古義曰鄭玄別傳玄從馬融學季子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曹操祭橋玄云仲尼稱不如顏淵李注引論語吾與女俱不如也論語後錄又據新唐書李注引傳任敬臣刻志從學任處權見其文歎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合李善所引論之是唐時猶未脫俱字也集解用包咸云云明有俱字則誠跡俗本脫之耳論語述何曰世視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自謂不如顏淵夫子亦自謂不如顏淵聖人博博如天淵泉如淵也若顏子自謂寡有若無實若虛聖賢所以自進而不能以多問於宰予晝寢注包曰宰予弟子宰我也集解邢本作孔曰宰予晝寢反或音餘鄭曰寢臥息也
注文選高唐賦資暇錄

論語集注卷之六 公冶長

宰子史記弟子傳論衡問孔篇引並作宰我羣經義證云記諸賢例舉其字書寢雖過夫子嘗之宜也門人因之直書其名非也當依古本論語後錄云寢依字當作廢鄭說是說文解字有寢云臥也寢依也病臥與臥息義近古者君子不畫居於內畫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宰子無疾而畫寢與病臥者殆同譏歎資暇錄謂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畫作畫胡卦反言繪畫其寢室侯白注論語李習之筆解同見齊東野語梁武以前

子曰朽木不可彫也注包曰朽腐無此讀不足據

也彫彫琢刻畫也集解。釋文。朽。香久反。彫。丁條反。腐。房甫反。彫。彫。角反。畫。平卦反。

也說文。朽。腐也。朽。或从木。漢書。董仲舒傳。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周書。蘇綽傳。云。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則是飾畫朽木。說目。一時不可以充棟榱之用也。桂馥札樸。以此為畫讀為畫之徵。不知其用是句也。

義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注王曰朽椶也二者論雖

施功猶不成也。集解。釋文。糞。弗問反。本或作糞。同。旦反。又未丹。糞。陸本作坊。論語後錄。非之云。說文。反塗土之器。糞。解字曰。坊。可以塗也。秦謂之坊。關東謂之鏝。史記。弟子傳。漢書。董仲舒傳。並作坊。太平御覽。以坊為坊。四書考異。云。爾雅。釋宮。鏝。謂之鏝。文。坊。所以塗也。皆从木。作坊。左傳。汚人。以時與館宮室。音義。坊。木又作坊。蓋坊。其正體。坊。則通借。而坊為續。作字也。爾雅。匡名曰說文。云。鏝。本或作坊。又作坊。歸安嚴。元照。爾雅。匡名曰說文。云。鏝。本或作坊。又作坊。歸安嚴。从木。曼聲。又木部。慢。坊也。於予與何誅。釋文。於。子與。音餘。語辭。箋。論衡。問孔篇。引與亦作予。下同。說。予。曰。也。下同。

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釋文。其行。箋。大戴禮。五帝德。下孟反。公冶長。

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注鄭曰剛謂強志不屈

撓書皋陶包曰申枨魯人也集解鄭曰蓋孔子弟子申

續釋文申枨直庚反說文剛彊斷也申枨史記云

也王應麟云今史記以棠為黨以續為績傳寫之誤

棠一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節無申棠之欲則申枨

廣振與棠堂同音棠養新錄曰詩侯我堂兮箋堂當作

史記作績則轉寫誤也拜經曰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

字疑周蕭山徐鯤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縹縹字周

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縹字周又史記於公伯縹字周

下云家語有申縹字周又史記於公伯縹字周

縹一人名姓異而字周同為足相混也論語音義引作

申縹乃縹字形近之誤因學紀聞卷七載釋文亦同

則宋本已誤王伯厚所見本作縹今本作縹又縹字

之轉誤堂縹聲相近故論語作申縹今本作縹又縹字

箋堂讀為縹可證論語音義作申縹仲尼弟子列傳也索

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正義作申縹仲尼弟子列傳也索

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縹鄭玄云申縹魯人弟子

也蓋申堂是縹不疑句以縹堂聲相近小司馬正義據

鄭注論語以申縹為申堂故云然也論語集解載馬

融注云伯寮魯人弟子也季長亦據史記列傳庸雖

亡知必與馬同隸續載魯峻石壁殘畫像以子服景

伯亦在七十子之列並可證公伯寮為弟子矣王肅

好與鄭難因想子路一事得閒遂於家語削去公伯

僚其注論語必不以僚為弟子索隱引譙周云疑公

伯繚是譏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流太史公誤此正王肅所得間以難鄭者也包以根為魯人者論語後錄云子曰根也慾焉得剛慾釋文魯有申氏申繹申豐是也子曰根也慾焉得剛慾音欲或羊住反箋申說文無慾字王政碑云無焉於虔反箋申棠之欲則古止作欲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注馬

曰加陵也集解箋說文加諸相增加也維城案左隱三

加與陵字法一例不欲亦逆理之舉故馬訓加為陵也段玉裁說文注以據其上為引申之義亦與陵義

近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箋顏師古匡謬正俗

定禮樂讀易道修春秋所有文章並可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注鄭曰性謂人受血氣以生

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後漢桓箋說文性

氣性善者也鄭以為有賢愚吉凶者陽貨篇云唯上

知與下愚不移孟子稱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故也

天道潛研堂答問云經典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

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

吾非瞽史焉知天道龍焉知天道史記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皆此道也鄭注與易春秋義同孟子云聖人

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不知故曰

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

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職

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

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

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此亦漢

儒相承之說七政變動釋文引作變通論語後錄曰

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是七政變通者
當時之占書也史記天官書云孔子論六經紀異而
說不書至天道性命不傳傳其人待告告非其人
雖言不著正義待須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告志士可傳
授之則傳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須探告語也著
明也言天道性命告非其人雖為言說不得著明微
妙曉其言也論語述何曰性與天道微言也易春秋
備焉難與中人以下言也不可得而聞也漢書眭宏
夏侯勝等傳贊外戚傳師古注匡謬正俗並引作不
可得而聞已矣常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高麗有何
晏集解鈔本與漢書傳贊合蓋子貢寓喏歎於不可
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二字似不可脫史記
孔子世家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日知
錄曰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
戎翟誅亂臣賊子
皆性也皆天道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先進篇夫子稱由也兼人蓋謂其聞斯行

之之勇而此則著其勇行之概焉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即仲叔圍衛孔悝鼎銘之文

叔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反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子產公孫成子也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

聘韋昭注成子子產之諡維城棠論語於列國卿大夫有諡者例稱諡而此獨稱字其殆未知子產之諡成平憲問篇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
遽伯玉放此

其使民也義

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作子曰君子其行已也恭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注周生曰齊大夫也

晏姓平諡名嬰也

集解山東通志晏城在濟河縣西北二十五里晏嬰采地

子曰臧文仲居蔡注

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

諡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

二寸居蔡僭也

集解釋文臧子即反鄭曰蔡謂國之守手又反僭子念反鄭曰蔡謂國

君之守龜也

命注龜出於蔡故得以為名焉禮器

左襄二十

韋昭魯語注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

三年傳正義

伯氏瓶之子臧孫辰也居蔡白虎通

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

士六寸論語後錄曰此去國君之守龜是蔡長一尺

矣禮書逸禮言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是也禮曰

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祭著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

逸禮言大夫龜六寸非也經義雜記曰左傳襄二十

三年日致大蔡焉杜注大蔡大龜釋文大蔡龜名也

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為名正義曰漢書食貨志元龜

為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臧氏有守龜其名

曰蔡是大蔡為大龜蔡是龜之名鄭玄云出蔡地因

以名之焉非也又漢書食貨志龜不盈五寸貝不盈

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

入大小受直注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

國之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

大龜大龜不出蔡國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

古曰瓚說非也本曰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

據此知包鄭注論語如顏注漢書皆以為龜出蔡地

因名蔡蓋古人命名多從本稱蔡無大龜之訓何詁

蔡為大龜乎家語龜名曰蔡此王肅好與鄭難陰排

論語出蔡地之說耳淮南子說山云大蔡神龜出於

溝壑高注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為大蔡

臧文仲所居蔡是山節藻稅注包曰節者柄也刻鏤

也此解與包鄭同

為山也稅者梁上楹也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也

文藻音早水草有文者也。稅本又作機，章悅反。梁鄭上短柱也。櫨音而，櫨音盈，修昌氏反。又式氏反。

曰節櫨也，刻之為山，稅梁上櫨也。畫以藻文，山節藻。

稅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左文三年，箋陳

曰：禮器云，家不寶龜，言有稱也。又云：管仲鑄簋，朱紘

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矣。二者皆非大夫所當有。明

堂位云：山節藻稅，天子之廟飾也。故鄭取以為據。崔

應樞說略同。明堂位注：山節，刻櫨盧為山也。藻，稅畫

侏儒柱為藻文也。論語後錄曰：稅，陸德明云：本或作

極，釋名：極，侏儒也。梁上短柱也。綴，侏儒短以名之。

是綴與稅同字。節，爾雅作案，說文解字作格。格，櫨也。

也。構，櫨猶都盧。在侏儒柱上，所以負屋之重，刻稅為

藻，刻節為山。惟天子廟飾見明堂位，大夫有之，其制

甚矣。雜記謂管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蓋以此嘉定

吳凌雲吳氏禘著云：爾雅案，廟謂之梁，其上櫨謂之

稅。櫨謂之案，說文格，櫨櫨也。櫨壁柱，櫨柱上櫨也。何

屋櫨也。櫨，屋桁上標也。引爾雅，櫨謂之案，是節彼皆

作案也。又案說文，極木也。稅，木杖也。不同。義玉篇，櫨

梁上櫨，稅同。上是稅，古通用。極，藻說文云：水艸也。重

文作藻，井辭綜注藻井，當棟中，文木。何如其知也。其知

於藻井，如井幹也。藻，稅亦猶是歟。音智。下同。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

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釋文：愠，章昭

注：子文，鬬伯比之子，於菟也。漢書敘傳：於菟作於擇

釋地：又續曰：鬬穀於菟，為令尹始自莊三十年丁巳

代：子元終於僖二十三年甲申，子玉代凡二十八年

其間有二仕二已之事。傳文不備，楚世家亦未詳。維

城案：莊子荀子呂覽史記並以為孫叔敖事。考叔敖

叔敖死數年莊王用優孟言始子其子以寢邱之地
則叔敖之卒先於莊王數年是其仕纔二三年耳恐
未有三仕三已之事莊荀諸人去春秋時已遠必係
傳譌楚語屬且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身之積
恤民之故也是子文之三仕三已外傳有明文四書
考異謂鬬且與孔子同時與子文同國同氏其語較
為可信維城謂國語著自邱明亦在莊荀諸人之先
又與子張同業於聖門故其言與論語合也王符
潛夫論過利篇亦云楚鬬文子三為令尹而有饑色
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其言有饑色云云允足為無喜
色之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如釋文未知
證智下同焉於論衡問孔篇子文智舉子玉代已位
虔反下同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眾不知如
此安得為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
相干也有不知之行何妨為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
禮智信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有
禮人有義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

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
得不可經傳考證曰亮此篇敢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
聖無法然謂不知如此焉得為仁與聖人語意膈合
意必夏侯蕭章諸家相傳之說而充述之也宋翔鳳
亦謂論衡多引今文家說此蓋魯論家所傳實鄭讀
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
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何
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為仁乎漢書古今人表引此
語師古注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
也並同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乘而違之注
鄭曰魯讀崔為高今從古釋文鄭注云云弑施志反
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杜預左傳注
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文子在齊有弭兵之說
則文子自出奔復反于齊凡二年論語述何曰春秋
公治長

不書出奔者時非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此類左
氏不著未可謂善於事矣有馬十乘四書釋地謂凡
地以開方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為方百里
者為方一里者為方一里者為方一里者為方一里
萬則賦千乘則文子采邑殆方一里者百一傳而桓
子無宇請得高唐陳氏始大棄說文云捐也唐石經
作弃違說文云離也羣經義證曰宣十年左氏傳凡
諸侯之大夫違疏引釋例曰追窘而奔及以禮見放
語者書違指迫窘而奔亦猶傳例至於他邦則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
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箋
論衡別通篇云猶吾大夫高子也惠棟陳鱣並謂用
魯論過庭錄曰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弑君當以高
子為是高國為齊之世臣當先討賊而不能陳文子
有馬十乘下大夫之祿也力不能討故之他邦以求

為君討賊而無一應者如魯之三家也故曰猶吾大
夫高子鄭注魯讀崔為高當在此句下音義在崔子
弑齊君下當誤是也維城案襄十九年傳齊崔杼殺
高厚於灋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
也莊公見弑在二十五年則其時崔杼之惡猶未熾
使高厚不從君於昏無難豫制何至殺其身而禍及
其君猶吾大夫高子蓋歎所至諸邦之執政無不若
厚之昏者識大夫高子蓋歎所至諸邦之執政無不若
實貿然來子故謂為未知也左氏為古文家學魯論
讀崔為高乃今文家說然即也古文書證之義亦可
通較古論為長經史問答曰文子出奔之事不知果
否即有之而不久遽返仍比肩崔慶之閒觀其亡而
竊政可謂清者乎其後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
而戒以慎守何清之有熟讀左氏傳蹤跡自見誅其
心直不可謂之清聖人第就子張所
問論之不及其他忠厚論人之法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注鄭曰季文

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諡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

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集解。釋文三思息暫反。又如字行父音甫賢行下。

孟反孟韋昭魯語注文子魯正卿季孫行父也論語後。反錄曰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

行父斯吳志注引志林諸葛恪語作思唐石經同

子曰甯武子注馬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諡也集解。釋文甯武子。

乃定反俞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釋文則知。音智下同。詩抑傳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正義此論語說甯。

武子文邦諱作國知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作智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釋文歸與歸與並音餘吾黨之小子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斐然芳匪反。

史記孔子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在陳魯召冉求孔子

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吾不知所以裁之禮

記表記正義引子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不

連狂簡字蓋史記為舊讀正義從鄭讀也四書釋地

曰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子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哀

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子魯定公十五年戊申三

已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並載有歸與之辭一曰孟

子一曰論語或疑孔子以司寇去魯不可以無故而

衡國故屢發是歎邪余謂三年己酉者得之魯使使

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歸乎歸乎云蓋興起於魯之召

之也是曰孔子曰歸乎歸乎云蓋興起於魯之召

求之歸於情事為得二年戊申蓋復出也在簡論語

後錄謂子路篇作狂簡孟子作狂斐案說文解字無

狷字應作猥簡猥聲相近斐說文云分別文也裁說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之弟齊也夷諡一本名元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字伯長也夷諡一本名元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本釋文困學紀聞云少陽篇未詳何書維城案皇疏致字公達不言出春秋少陽篇至釋文始云未知陸氏從何得之應劭漢地理志孤竹城往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胎台古通據此知釋文姓墨下脫一字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呼西反醢微生高漢書古今人表燕策並作尾生高亦作醢高誘注魯人莊子盜跖篇漢書東方朔傳尾生注並以爲微生高故論語後錄論語埃質四書考異蔽匡考古錄或以微尾爲聲之轉或以爲古字

通是也埃質又云說文解字曰尾微也是音訓皆同太史公書蘇秦列傳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哀柱而死然則尾生高矯情飾行呂詐取名者故或稱其信或稱其直信既如此直亦可知夫子即其氣醢而轉乞爲與一事論之其私曲盡見矣醢說文解字云醢也作醢曰醢酒從人從酉並省从皿皿器也周禮膳夫職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簋鄭公曰醬謂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物十簋曰五醢七醢七醢實之三醢實之醢人共醢物六十簋則醢乃醬之酸者非醢也維城案此駁邢疏醢也之說然皇疏已云醢酒也醋古作酢是較皇疏但省一酒字說文云酸酢也關東謂酢曰酸則酸即酢之別名不得以叔明說爲非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釋文色足將樹反又如字足禮記曰君子不失足于人失色于人失口于人四書考異曰失足足恭也失色令色也失口巧言也又曾

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君子弗與也漢書景十三王傳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皆以足爲手足之足不讀將樹反則釋文前一音非也皇疏引繆氏解足爲滿足亦非此章皇左正明恥之正亦恥之箋論語後邪本並有子曰字左正明恥之正亦恥之箋錄曰劉歆論左氏春秋曰左正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正明與夫子同時人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呂制誼法王道備人事挾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信爲有所刺譏褒諱損損之文辭不可以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語成左氏春秋論語發微曰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正竊取之矣趙岐注曰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左正明書也正明爲魯大史自紀當時之事成魯史記故漢太常博士咸謂左氏爲不

傳春秋求春秋之義則在公羊穀梁兩家之學然考當時諸侯卿大夫之事莫備於左氏其人質直有恥孔子引與相同故其書匿怨而友其人釋文匿雅宜爲良史終不可廢

顏淵季路侍箋釋地又續曰子路長顏淵二子曰盍各

言爾志釋文盍注鄭曰盍何不也玄賦注箋禮記檀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釋文

開箋衣輕裘唐石經作衣裘旁注輕字論語後錄謂反箋後人以子華使齊章亂之陳鱣亦云因雍也篇致誤潛挈堂原曰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用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

也邢疏云願以已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
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
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邢皇本正文有
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說文無憾字
禮記中庸注憾恨也釋文憾本又作感是知古止作
憾也經讀考異曰近讀從其字絕句做之屬下讀據
白虎通引論語與朋友共做之則以做之斷句而無
憾另讀一讀一切經音義引此作共做之而無憾是又
以其字連做之而無憾句朱少白云白虎通引無衣
字與皇疏同語意直捷深得先賢氣象蓋未做時已
有共做之意不待既做而後無憾也維城案皇疏有
衣字無輕字朱說誤也四書考異謂白虎通引文不
足不專見古人句讀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善無施勞謙也易繫辭傳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
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即此意也袁宏後漢紀光武帝
紀論曰孔子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為先四書考
異謂孔子無以不伐稱顏淵文恐因此誤憶
子路

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釋文少者
詩照反
告道寬裕之儀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
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朋友信之卷四引同知古本有少者懷之句在朋友
信之上者論語述何曰春秋於女叔見安老於荀息
見信友於天子錫命見
懷少故曰志在春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

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
集解○釋文訟
自用反責也

說文訟爭也易有訟卦武進張惠言周易虞氏義
曰陰與陽爭故曰訟維城案過屬於陰而中心克

治之故曰
內自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止者焉不如止之好學也

釋文焉如字衛瓘禮記曲禮入里必式注不誣十於虔反為下句首室正義引論語十室之邑二句為證荀子大略篇禹過十室之邑必下榻係註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大戴禮制言篇禹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論語釋故云四井為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有夫有婦然後為室十二家內或有餘夫分授井地故有十室之邑也皇疏引衛瓘曰焉猶安也論語後錄云荀子多以焉為安讀亦通

雍也第六 釋文凡三十章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

使治國政也 集解○釋文言任音王又而為反諸侯治直吏反一本無治字一本作言任諸

侯治鄭曰言任諸侯之治禮記檀弓正義南面與衛靈公別彼嫁天子言此據諸侯言是以包鄭注皆云任諸侯治蓋天子之下尚有南面之君五公侯伯子男是左昭十三年傳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三十三年傳魏子南面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半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魏舒晉大夫故南面為千位此皆南面為諸侯者也諸侯聽政在路寢南面若燕饗之屬則在阼階西面矣注言任諸侯治字亦不苟下禮經釋例云此南面指人君亦兼卿大夫士言之非春秋之諸侯及後世之帝王也考少牢饋食禮為祭期主人門東南面祭人朝服北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即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此卿大夫之南面也士冠禮初加再加皆云出房南面三加如加皮弁之儀賓禮冠者筵于戶西南面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此士之南面也是有地有爵者皆得南面稱君而治人也經義

述聞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
樗里子傳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是也蓋卿
大夫有臨民之權臨民者無不南面仲弓之德可為
卿大夫以臨民故曰可使南面也論語摘輔像曰仲
弓淑明清理可以為卿則理為卿則南面臨民矣
包注皇疏謂諸侯非也身為布衣安得僭擬人君乎
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
數人亦誤說苑脩文篇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
者天子也尤誤論語後錄述其從祖民仲弓問子桑
說亦云使南面如使漆彫開仕之意

伯子注

鄭曰子桑秦大夫釋文桑子即王曰伯子書

傳無見也

集解○釋文○論語後錄曰呂氏春秋秦

誘注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與鄭說同說苑孔子見
人乎子曰其質美而無文吾將說而文之與夫子同
時恐非即公孫枝矣陳鱣謂皇疏引說苑云云正與

子桑伯子大簡合主肅謂書
傳無見豈不見左傳說苑乎
子曰可也簡筭說苑修
者易野也易野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
可乎釋文而行下孟筭以臨民說苑修文
居簡而行
簡無乃大簡乎注包曰伯子之簡大簡也集解○釋
文大簡音

同泰注
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釋文好學
論衡問孔篇

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
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
以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幸說文
云吉而免凶也从凶以天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

短命史記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
盡白蚤死不著卒年家語七十弟子解顏回少孔子
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王肅注其年
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
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矣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
論語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
無槨或為設事之辭拜經曰記曰五十以上而卒皆
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偽撰公
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予路死子曰
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
顏淵子路為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
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公羊傳哀十四年
顏淵死又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雖不出書吾已
矣夫顏淵死云云夫子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
日吾已矣者是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
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淵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
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

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
已四十也又史記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
核家語孔子年六十而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
魚卒時孔子年六十而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公十四
則孔子年七十時顏子反魯之後論語先進篇書顏
淵死在哀公十一年孔子有餘痛焉論語先進篇書
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論語先進篇書顏淵死在
四而首冠以季康子問明其為一時事也若王肅說
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還蔡之年猶
未反魯魯哀公十四年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阮陳蔡首
尾二載孔距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
諸賢何以首及顏子展轉先覈便可知王肅家語削
奪先賢年齒以求勝其私死不容誅矣江永孔子年
譜哀公十三年孔子七十歲故也若淮南子精神訓高誘
注謂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則按
諸經傳無一合者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釋文今
此真不足辨者矣

本或無亡字
即連下讀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注馬曰子

華弟子公西華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也

更反為其于偽反釜也冉子史記弟子傳冉有或

六侍曰節小物伯牛侍為證經史問答謂檀弓伯高

之喪孔氏使者未至冉求束帛乘馬而將之亦足為

是事之證則無以定其為伯牛矣論語稱子者自曾

閔有三子外惟冉求則以稱子之例校之終未必是

伯牛也釜據左傳四區為釜小爾雅廣量亦云區四

謂之釜胡承珙小爾雅義證曰管子輕重篇齊西之

粟釜百泉則錙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錙二泉

也據此釜之與區差以五倍則是五區為釜非四區

為釜然據尹知章注云斗二升八合曰錙則區數本

不同此蓋如今之斗斛同一名而各方大小或異耳

是也周禮廩人陶人臬氏並作補注量六斗四升曰

滿嘉定陳琰釋量曰攷主記臬氏為量深尺內方尺

而圓其外其實一滿案圖內容方方之對角斜弦即

圓徑也率以方五斜七則量之圓其外者其徑為尺

有密率為四尺二寸九分有奇若求量積不必於圓

於密率為四尺二寸九分有奇若求量積不必於圓

周求之當以方尺深尺者積千寸率之特千寸之積

不足六斗四升也何言乎其實一滿也蓋補之為言

斧也斧之形背廣而刃狹補名取義於斧其器則底

尺矣然則上方之微修者亦可以算測之乎曰此當

命色上生集

卷三

三

實止六斗一升九也斛率有二千五百寸者矣則量
實四斗也皆不合於六斗四升之爲補也見六九齋
集解。饌述請益曰與之庾注包曰十六斗爲庾也
俞甫反變六斛以庾卽聘禮之數證包注之訓爲十
十六斗而或穀鄭云豆實四升則穀實一斗二升也
陶人職云庾實二斛案如陶旅二文則庾二斗四升
矣丹陽姜兆錫儀禮補注據考工記注穀受斗二升
謂庾實二斗四升初非聘禮記十六斗之數自包注
論語以庾爲逾而晉杜氏之疏左傳唐賈氏之疏聘
禮記與考工及宋邢昺之疏論語遂展轉成誤小爾
雅義證非之謂考工記桌氏爲量煎金錫以爲之而
陶人之庾與甌噐盆甬皆瓦器或者用之以盛未必
卽以爲量況陶人注云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云
讀如則陶人之庾非卽論語之庾明甚故賈公彥謂
庾本有二法而孔穎達左傳疏亦云彼陶人所作庾
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實異論語後

錄謂鄭康成讀考工之庾與此庾同是鄭以此爲二
斗四升之庾矣庾說文解字作𠂔論語遂質引錢坫
說而云與之庾者益之以庾非以庾易釜也豈容沾
益之數反多於初與倍而又半殊不近理蔽廬考古
錄亦駁包義又云說文𠂔量也玉篇今作庾弓人絲
三邸陸三則注疏無明文據字書當爲庾之本字
冉子與之粟五秉注馬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
斛也集解。釋文秉變馬以秉爲十六斛與聘禮記
之秉斛也八十六斛也變注同小爾雅廣量云鍾二謂
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注鄭曰非冉求與之大多也
集解。釋文衣輕於既反原思爲之宰注包曰弟子
大多上音泰或吐賀反原思爲之宰注包曰弟子
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

集解鄭曰孔子初仕魯為中都宰從中都宰為司空從

司空為司寇也疏與之粟九百辭箋沈彤周官祿田

則粟有甲米無甲粟一斛為米五斗禹貢之四百里

粟五百里米是也散文粟即為米漢食貨志述魏李

悝云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是也

又曰大夫之宰當上士又曰在外諸侯上公之孤食

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亦如之維城

案魯侯國也夫子為司寇下大夫也原思為夫子家

宰上士也法當食邱大司徒職謂四井為邑四邑為

邱則邱者十六井也十六井中有公田一十六百畝

祿田考謂公田通率二而當一則八百畝也祿田考

又謂凡食公田百畝者實八十畝則八百畝當得粟

百四十畝也以百畝百五十石計之六百畝當得粟

九百石四畝當得粟六十石而此但言九百者與

其大數也不日與之田十六井而日與之粟九百者

祿田考謂都邑而未加田分其粟與之而已然則夫

子仕魯其未有加田者與晉語官宰食加韋昭注官

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為家邑宰

黃丕烈札記武億羣經義證並以以此為異文拜經日

記謂此章解論語以義言之耳非所據論語本作原

憲為家邑宰也蓋孔子為魯司寇大夫食邑之外別

有加田時原思為孔子家邑宰食此田粟九百也故

韋引論語以釋之鄭注本史記世家江永孔子年譜

定公九年魯用孔子初仕中都宰十年為子日毋

司空進位為司寇蓋思於其時為宰也子日毋

音無注鄭曰毋止其辭讓也禮記檀弓正義士辭位不辭祿

詩采菽箋說文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鄭曰五家

正義止之也

為鄰五鄉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也

集箋經義述聞曰毋不也言九百之粟爾雖不欲然

解箋可分於鄰里鄉黨爾不以與之乎經讀考異曰

論語正義

卷二

雍也

三

毋通作無以通作已無以亦可連讀如孟子無以告以祿不當辭直用推與之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釋文犁牛利之反雜文曰犁又力之反色如狸也又力今反耕犁之牛騂息營反其舍音捨棄也一音赦也騂說文犁耕牛也惠士奇禮說曰犁牛耕牛其以況之論語駢枝曰祭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祭之官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民閒耕牛非所以待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亦豈得舍之不得

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為禮未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秋槎雜記云趙策秦以牛田水通糧鮑注以牛田為地名吳氏正注牛耕積穀水漕通糧或以為漢田始用牛耕竊以為古用木耜耒有金耜耨耨耨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漢始專用牛耕也字書犁从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犁不可謂牛耕也字書犁从牛冉耕字正春秋時無牛耕之誤而論語耕非古也吳氏之言可驚異魏策黎牛之黃也似虎黎黑黃雜色與犁牛異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為雇犁牛直是犁牛為耕牛矣經義述聞曰淮南子說山篇髡髡犁牛既科以犢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伯豈羞其為證案犁者黃黑相雜之名也魏策驪牛之黃也似虎驪與犁通東山經鰓鰓之名也魏策驪牛之黃也似牛牛之似虎文者則犁牛即驪牛矣論語後錄曰依

字犁作犂犂犂之省也史記仲尼弟子傳仲弓父賤
 人孔子曰犂牛之子王充論衡自紀篇云縣惡禹聖
 與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
 是直以仲弓為伯牛之子矣維城案史記不言伯牛
 子且伯牛在聖門德行之科矣維城案史記不言伯牛
 至亦何至比諸犂牛錢宮詹養新錄謂充言誕妄不
 足信是也後錄又曰古者用卜牲必先卜日中者用
 之不中者勿用故於文卜中為用春秋左傳曰牛卜
 日牲卜日稱牲是用之矣用讀如用春秋左傳曰牛卜
 之用札僕云汲冢書用紂于南郊春秋成十七年用
 郊僖十九年邾人執緡子用之皆是經傳釋
 詞云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注包日果

謂果敢決斷也集解。釋文也與音變爾雅釋詁慤
 餘下同決斷丁亂反變勝也郭註作

果云左傳殺敵為果邵氏正義方音慤勇也廣韵云
 倉頡篇果敢作此慤眾經音義引孫炎云慤決之勝
 也郝氏義疏亦引眾經音義引蒼頡篇慤慤也云慤
 亦敢也通作果維城案說文云果木實也則此果當
 亦為慤之借字夫子嘗稱由可使治賦又謂由片言
 可以折獄則果當兼勇敢決斷二義周禮大卜五日
 果注果謂以勇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
 決為之是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
 曰求也藝箋論語後錄云藝俗字當作藝維城案當讀如多材多藝之藝於從政
 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釋文騫起虔反箋史記弟子傳

騫費季氏邑左僖元年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一統志費縣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常熟

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云季氏費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城論語後錄說文解字作柴王篇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釋文善為于偽反復扶又反則吾必在一本史記弟子傳引無本無則吾二字汶上音問水名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琅那朱虛縣東泰山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為陽凡言某水上者皆謂此為最大札據云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北至祖徕山南入大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濟甯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

疏達於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

伯牛有疾注

馬曰伯牛弟子冉耕也

集解伯牛見前

南子精神訓云冉伯牛為厲羣經義證曰厲癩聲相近史記豫讓傳漆身為厲注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又論衡命義篇伯牛空居而遭惡疾是致病之由疏家皆不及之或云古以惡疾為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茅苴草可療癩見列子註故文選劉峻辨命論云冉耕歌其茅苴也注引韓詩茅苴傷天有惡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集解。釋文。說文。牖。穿。自牖。由久反。壁。以木為。交窗也。荆溪任啟運宮室考曰室之制三面皆牖。惟南近東為戶近西為牖。或以為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詩所謂塞向是也。鄉黨圖考曰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注云北牖下或為北牖下士喪禮

伯牛有疾注

卷二

雍也

三

言言曰注集解
作北牖下此經牖牖兩本異文鄭不破牖為墻則北
牖亦有牖論語釋故曰案士虞禮祝閭牖戶如食閒
啟戶啟牖鄉注牖鄉一名是鄭意以鄉即牖也然北
出之向要是有名向不名牖郊特牲意以鄉即牖使陰明
也惟毫社有之則知凡室無此矣喪大記北牖使陰明
是牖字之訛任說是也論語後錄曰伯牛之疾惡疾
也夫子自牖執其手者蓋恐入室致已亦有是疾耳
論語埃質曰孔子聖无不通焉有不治故曰亡之命矣
者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
夫維城案鄉黨篇云康而饋藥拜而受之曰亡之命矣
不致嘗是夫子未必知醫曰亡之命矣亡之者言無可
江氏切脈之說姑備一義曰亡之命矣亡之者言無可
以致疾之道漢書宣元六王傳作茂之言滅也易剝茂
並連下命矣夫讀論語後錄曰茂之言滅也易剝茂
貞凶荀爽本作滅亡有滅義故通之札樸云未滅聲
相近說文苴讀若末師古漢書註茂無也言命之所
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命矣夫斯人
深痛之也蓋連下文兩句釋之如此

命矣夫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包曰再言之
者痛惜之甚也集解○釋文○箋○伯虎通壽命篇曰冉
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而有斯疾也
傳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今本少亡之當是齊古論遺文維城案史記重命
也夫句不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疑亦當時異本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注鄭曰簞笥也周禮
喪服傳疏左宣二年傳正義○釋文○箋○伯虎通
簞音丹食音嗣一瓢婢遙反笥音息嗣反箋引孔注
同鄭故釋文不引鄭云而有笥音陳鱣曰士冠禮疏
曰鄭注曲禮圓曰簞方曰笥笥與簞方圓有異而云
簞笥共為一物者鄭舉其類注論語亦然論語後錄
曰漢律令曰簞小筐也瓢說文云瓢解也一瓢離為
也蓋字注云瓢之言離方言瓢瓢也漢書以瓢離為
日蠡鄭注豎人云瓢謂瓢瓢也漢書以瓢離為二改
三

言言曰注集解

卷三

三

三

曰蠡瓢也九歎腰盤蠡於筐篋急就篇麟升參升半
 厄廼方言蠡或謂之瓢或謂之簞或謂之櫟則字皆
 从瓜王伯厚注急就云皇象碑本作蠡李本作蠡廣
 韻齊齋韻皆有蠡士昏禮四爵合盃注云合盃破匏
 也昏義亦作盃正義云以一瓠分為兩瓢盃者盃之
 假借字然則瓢者瓢之半者也莊子所謂剖之以為
 瓢也
 在陋巷釋文陋巷說文陋从隹省經義述聞曰街
 居也衙巷古字通陋巷謂隘狹之居即儒行篇所云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故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
 孟子離婁篇亦言顏子居於陋巷巷維城案離騷云五
 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巷一作居亦其證鹽鐵論地
 廣章引在下有於字陸賈新語慎微篇後人不堪其
 漢書樊英傳注引巷下並有之中二字
 憂回也不改其樂釋文其樂音洛樂也內呂氏春秋慎大
 覽云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賢哉回也
 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

釋文不說後漢書光武布紀太

子報桓榮引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此文也作者如字一音丁仲反變中道而廢猶禮記中庸云半途
 今女音汝畫音獲變而廢也鄭彼注云廢猶罷止也
 畫說文云界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注馬曰君子為

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也
 六引此注作何邵公論語述何曰君子儒所謂賢者
 識其大者小人儒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大者方
 能明道識小者易於矜名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
 是也孫卿亦以為子夏氏之陋儒矣論語補疏云儒
 猶士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儒正指此

子游為武城宰注

包曰武城魯下邑也

集解武城南武

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南武城故城在沂州費縣西南
九十里通志云八十里日知錄曰史記仲尼弟子傳
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明武城人同武城而曾子
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
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
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氏注云泰山
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
東海郡後漢書泰山郡至晉始有南武城
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
武城有四左馬湖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
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
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
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魯參曰南武城人
者亦加也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
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居武城有越
也可見武城即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

論語注疏

卷之六

雍也

子

寇新序云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戰國策甘茂亦
云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哀八年傳
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
進舍于五梧後漢志南武城有東陽城引此為證又
見南武城即武城也南武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
臣有檀子者使守南武城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
共王子貞為南成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鄆畢之
山南武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武城曾子父所葬在
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武城之即南武城而在費之證也
語後錄曰武城與南武城俱以武水得名左傳城武
城為懼齊故然則武城近齊之邑也地理志言南成
郡國志言南武城成與武城同不言武水者漢代郡縣
省歟四書釋地曰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
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據
此則南武城者近齊而又近吳之邑也左傳杜注以
為一地此卻不誤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從之且謂
子之武城曾子居武城俱是此地與程大昌說合惟
顧氏春秋大事表列國地名考異駁程啟生說謂襄

十九年之武城在濟甯州嘉祥縣界昭二十三年傳
 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併哀八年之武
 城為費縣之武城費與邾吳接界非所當備齊之處
 并申之云余嘗至嘉祥縣有絃歌臺此地與齊界相
 接去費縣尚遠啟生說是也維城案如顧說則子游
 所宰之武城近齊非近吳者然哀八年吳伐我道險
 從武城之役傳云王犯常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
 焉國人懼是滅明為近吳之武城人確有明徵夫子
 問子游以得人正指所宰之地言之故子游對以有
 明安得謂子游所宰之武城非滅明所居之武城邪
 絃歌臺之說地志子曰女得人焉爾乎釋文女箋唐
 傳會不足信也子曰女得人焉爾乎得音汝箋石
 經爾作耳阮元校勘記云焉爾者猶於此也言曰有
 女得人於此乎哉經傳釋詞作耳云耳猶矣也曰有
 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汪包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

集解

○釋文澹臺徒甘鄭曰步道曰徑史記高祖有澹
 反由徑古定反明者近讀以有字連下為句經讀考異曰此宜有
 字為讀蓋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孟子不動心有道
 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以有字句絕語勢正同徑
 說文云步道也徐鍇曰道不容車故曰步道惠氏禮
 說曰士師齊禁亦曰道禁野廬氏掌之橫行徑踰蓋
 其一也康成曰徑踰射邪趨疾謂不由正道故禁之
 子游稱子羽行不由徑蓋謂其行方也羣經義證云
 月令審端徑術此義取方正也大戴禮道而不徑舟
 而不游不取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此義謂保身為
 孝亦可附證論語後錄云案說文解字由徑之由當
 作邕公說文云平分也从八从人音司八猶背也韓
 非曰背人為公又云人姦喪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
 營為八非公事不至偃室蓋謂未嘗私謁也偃說文
 云於讀若偃古人名於字子游則知子游名當作於
 偃其借字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

注鄭曰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疏

孟之反當以邢疏所引左傳注孟氏族為是孟其氏非姓也鄭君偶誤耳莊子大宗師篇有孟子反即之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註馬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啟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人迎為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集解釋練反說文奔走也爾雅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注同雙釋名奔變也有急變奔起之也後曰殿詩采芣傳曰殿鎮也漢書周勃傳注師古曰殿之言鎮也謂鎮軍後以禦敵也說文重文作臙臙今作臂段注謂軍後曰殿即臂之假借字蓋取鎮靜在後之義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

矣

注釋文祝鮀徒多反注鄭曰不有言無也書微子

矣反宋朝張遙反注鄭曰不有言無也書微子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注說文戶護也半

門與戶對文則異散文當通故禮記禮器云未有人室而不由戶者鄭注謂三百三千皆由誠也彼以戶喻誠此以戶喻道語意相似孟子萬章篇云禮門也惟君子出入是門也門戶為出入之所其由記言入此言出其義一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

注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集

禮

表記云喬而野朴而不文即此意

文勝質則史

注包曰史者文多而

質少也集解儀禮聘禮記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賈
乃策祝是策書祝辭故辭多為文策書尚書金縢云史
官若今之徵令辨其八職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注贊
掌官府文書者兩義皆可通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注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集解○釋文文質彬
也說文作鄭曰彬彬雜半貌也後漢馮翊陳鱣曰說
份文質備鄭曰彬彬雜半貌也行傳注文質備
者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古文當份份份份份份
錄謂依字當作份蓋以說文於份下引此文也疑古
文論語不必盡從古文字故許君不於彬下引之歟
況包鄭並作彬則彬者反為今文矣論語述何云
文質相復猶寒暑也殷革夏救文以質其敝也野周
革殷救野以文其敝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質彬彬者
也春秋救周之敝當復反殷之質而馴致乎君子之

道故夫子又曰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先野人而後君子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注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

者以其正直之道也集解鄭曰始生之人皆正直詩

義箋周書洪範六三德一曰正直史記集解引鄭注

道正直者論語云人之生也直人道也又云罔之生

也幸而免注包曰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

也集解論語後錄曰罔讀如易通卦驗俱陽曰罔俱

德剛克柔克正直也孔疏城案詩鄭風羔裘三英箋三

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強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
非能也是則剛不能濟以柔柔不能濟以剛皆所謂
俱陽俱陰而陷於滅亡之道者故謂其生為幸免也

論語古注集義
卷三
雍也

論衡幸偶篇引此無而免字經讀考異曰近讀以幸而免為句論衡引作罔之生也幸或疑而免無此句法愚謂康成讀論語揖讓而升下以而飲另為句正可舉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注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

深也集解。釋文。好之呼報。反下注同樂之音洛。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注王曰上謂上知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

可下也集解。釋文。以上時掌反注可上。漢書言同語上魚據反下同上知音響。今人表

注言中庸之人漸於訓誨可自知上智之所知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注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也

集解。釋文。知音智下。章及註同化道音導。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注包曰敬鬼神而不瀆集解。釋文。而遠之可謂知矣。反瀆徒木反本今作瀆。禮

表記云子曰夏道尊命事鬼神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禮尚施事鬼神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

遠鬼神也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正義以忠恕養於民是忠焉也維城案朝廷所以臨蒞斯民者內之其即

示務民義。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春秋

繁露仁義法篇引孔子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

四書考異曰樊遲凡三問仁兩兼問知夫子答之不

同夫子固因材施教而一人一問時或有先後之殊

材未必變易之速三答均可終身由之遲尤不應見

少而屢黷也大約遲之進問猶有餘辭而其辭有別

夫子乃各就問辭答之纂語者重在夫子之答略其

問辭但渾括之曰問仁問知焉耳各篇中凡諸
弟子同所問而夫子異荅宜兼以此意隅反之

子曰知者樂水注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

流而不知已也集解。釋文樂音岳。又五孝反。注及下同。仁者樂山詩韓
外傳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
埋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之下似有禮者蹈
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
成不毀似有德者羣物以生國家以甯萬事以平品
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
其菲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問者曰夫仁
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
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
出雲道風崑崙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
者所以樂於山也詩自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
謂也說苑雜言篇所載略同論語後錄曰仁木也木
勝土故樂山智士也土勝水故樂水於易艮為山兌

為澤山土也坎水半見於兌故澤即為水山澤通氣

仁智用之矣向書大傳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
子曰夫山者鬼鬼然高思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
焉禽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為四方皆伐
焉每無私子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閒陰陽和合
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之樂於山者也

知者動注包曰有進故動也集解。釋文知者。仁者靜知者樂注鄭

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也集解。釋文知者。仁者靜知者樂注鄭

樂五孝反疑誤樂當音洛若讀五孝反則上文

已有不煩更音矣論語後錄云說也故曰樂仁者

壽注包曰性靜故壽考也集解。中論天壽篇仁者壽

云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荀
悅申鑒俗嫌篇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
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
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

論語注疏

卷之

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注包曰言齊魯有

大公周公之餘化也大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

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

行之時也集解。釋文有大變漢書地理志云周興

周公子伯禽為魯侯曰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

也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

子曰觚不觚注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三升曰觚也

集解。釋文觚不觚王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

觚言不知禮也皇經義雜記曰考工記梓人為飲

音孤酒爵也容二升疏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

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勺尊升也觚

豆字聲之誤觚當為觶豆當為斗食一豆肉飲一豆

酒中人之食也注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為斗釋曰爵

制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觥三升曰觥四升曰

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同謹案周禮一獻字角旁支

豆即觥二升不滿豆矣鄭玄駁之云觥字角旁支

頤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

旁氏則與觥字相近學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

之而作觥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

一豆當為斗一爵三觥相近禮器制一獻而三酬則

升解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觥相近禮器制一獻而

禮坐取觥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觥于篚注古文

觥皆為觥此宜從今文作觥者叔孫通撰漢禮器制

度亦云觥大二升觥大三升與韓詩周禮合說文觥

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觥解受四升注角單聲

觥解或以辰觥禮曰一人洗舉觥解受四升注角單聲

義皆有解無觚說文觚御飲酒之角也當作燕禮之

注云孔子削觚而志有所不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

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奇觚與眾異觚木簡也文

釋故曰史游急就章急就觚木之方者以其平而言

之謂之方以操觚以率爾注觚謂之觚然觚觚哉觚哉

之名起於秦漢孔子所謂觚當是酒器觚哉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

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注包曰逝往也言

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冒自投救之也解箋近往釋

文同陷說文云高下也一日侈也又云侈可欺也不

落也外自多聲臣鉉等曰今俗作墮非是

可罔也注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

誣罔自投下也解箋詐欺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

曰弗畔不違道也集解○釋文一本無君箋經義雜

言君子不嫌其違畔於道後顏淵篇此章再見正本

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係衍文後漢書范升傳

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禮夫子學而不約必叛道也

顏淵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禮夫子學而不約必叛道也

謂善學矣義門讀書記曰約禮漢人讀曰要論語述何

曰文六藝之文禮貫乎六藝故董生云春秋者禮義

之大宗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可謂博矣君子

子約之以禮繼周以俟百世非畔也日知錄曰君子

博學於文自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

為音容莫不絕地姑姊妹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

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

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

也又曰禮滅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傳
日文明以止人文化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諡法經天緯地曰文與
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

厭之注鄭曰矢誓也否不也釋文不說音悅矢之孔

方有反不也天厭於讒論語後錄曰坊記曰陽侯殺
琰反塞也又於讒反讒論語後錄曰坊記曰陽侯殺
夫人之禮孔叢子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
親見衛夫人南子信有之乎答曰先君在衛衛君問
軍旅焉拒而不答問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
能終何夫人之能觀乎古者大夫享夫人與焉於時
義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與焉於時
獲已矣此孔叢子之說必有據不得以後世依託
之書廢之也又史記魯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
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

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
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
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
云云此史記之說亦必有所據姑案以孔叢子合坊記
義與史記殊維城案史記載使請見之辭則非因
大饗明矣孔叢子究係偽書不足據矢之辭則周
虞翻注矢誓也否不也史記作不經義雜記曰太史公自
言通借為否鄭康成傳信則所采論語當是古論作不
或通借為否鄭康成傳信則所采論語當是古論作不
人誓多云所不左傳信則所采論語當是古論作不
同心者有如水可證子云四年重耳曰所不與舅氏
之辭所不如下當日更有誓辭羣經義證曰否論衡作
鄙下言孔子解之曰我有所為鄙羣經義證曰否論衡作
鄙劣不能負子路也書否德史記作鄙羣經義證曰否論衡作
一音於類反泰也論語侯賈曰否讀如否卦之否厭
讀如叔孫豹天厭已之厭呂氏春秋貴因覽孔子
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後錄謂釐夫人即夫人南

子稱釐靈音之譌歟夫子自陳反乎衛此二至衛事
也在定公十四年浪穹王崧說緯謂當在出公輒時
輒之立南子主之趙鞅納蒯瞶于戚與之爭國恐其
位不固欲用孔子以鎮服人心故子路有衛君待子
為政之言南子知孔子無為輒意乃以聘饗之禮請
見意欲孔子為輒也子路以與前言正名之旨相反
故不悅亦通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釋文民鮮

禮記中庸鄭注庸常也用中為常道也鮮罕也周禮
師氏一曰至德注至德中和覆燾持載含宏者也孔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風俗通義過譽篇引
中庸上有大哉字論語堯曰命乎天率乎性中庸
之德至矣民少有久於此者歎歎學不勞者之難得
也論語述何曰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
以成春秋貫乎六藝而主乎用自東周以後
無用之矣子思子發揮大義康成氏能言之

子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釋文博施

通聖人篇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
不照問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

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
俊十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下引聖

乎堯舜其猶病諸以必也絕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釋文夫注鄭曰方猶

道也後漢班固說文譬諭也論語述何曰春秋錄內
處傳注箋而略外必先正君以正內外所謂取

譬不遠也

論語古注集箋卷二終

論語古注集箋卷四

吳潘維城學

述而第七釋文今三箋陳鱣曰注疏本作舊三十九

日善人陸分章今合之故少一章盧文昭考證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注包曰老彭

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集解鄭曰

老老聃彭彭祖釋文而好呼報反注同老彭案老聃

周之太史未知所出正義問箋說文述循也述繼文

記云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

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墨子非儒